

首都師範大學史學叢書

稿本

《新疆圖志》

校理

史明文
曹志敏
整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師範大學史學叢書

稿本《新疆圖志》校理

史明文 曹志敏 整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稿本《新疆圖志》校理 / 史明文, 曹志敏整理. --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201 - 0725 - 9

I. ①稿… II. ①史… ②曹… III. ①新疆 - 地方史
- 圖集 IV. ①K294.5 - 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088276 號

稿本《新疆圖志》校理

整 理 者 / 史明文 曹志敏

出 版 人 / 謝壽光

項目統籌 / 宋月華

責任編輯 / 李建廷

出 版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環中路甲 29 號院華龍大廈 郵編: 100029

網址: www.ssap.com.cn

發 行 / 市場營銷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裝 /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

規 格 /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12.75 字 數: 19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978 - 7 - 5201 - 0725 - 9

定 價 / 7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讀者服務中心 (010 - 59367028) 聯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是新疆師範大學自治區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
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項目“稿本《新疆圖志》整理與研究”
(項目編號: XJEDU040213C02) 成果

首都師範大學史學叢書

編委會

顧問 齊世榮

主任 郝春文

委員 (姓名以漢語拼音爲序)

金壽福	李華瑞	梁景和	梁占軍	劉城
劉樂賢	史桂芳	宋傑	郝志群	徐藍
晏紹祥	袁廣闊	張金龍	趙亞夫	

凡 例

1. 以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國家科學圖書館）所藏稿本爲底本，以通志局本爲對校本，以官書局本、黃冊抄本、分志單行本爲參校本，並參考《新疆識略》等資料，對稿本進行校勘。

2. 稿本中字跡漫漶，或不易辨認者，不加妄斷，以“□”表示。闕漏一字者用“□”表示，闕漏三字以上者用“□□□”表示。

3. 稿本中被刪改、塗抹的字句，以修改後的文字爲準，將修改前的文字以注腳形式注出。

4. 稿本中徵引他人著作（言論），如照錄原文，都加引號；如字句有改動，一般不加引號，但在易混淆的地方，即使改動了字詞，或割裂原文，仍加引號。

5. 稿本中的眉批、旁批以注腳的形式注出。

6. 稿本中的異體字、通假字及具有時代性的字詞，一般不予改動，保留原貌。對於字庫中沒有的異體字，則按照規範繁體字處理。避諱字改回原字。稿本中有些人名、地名等專名多由音譯而來，同一專名用字不同，整理時改爲現在通行用字，如“達坂”“達板”“達扳”統一爲“達坂”，“烏孜別里”“烏仔別里”“烏子別里”“烏茲別里”統一爲“烏孜別里”。原文所用平闕式，整理時不再遵循，不另起行，亦不空格。

7. 稿本中的表格，整理時不變，與通志局本順序不同時，在注腳中說明。

8. 整理時各分志按《新疆圖志》通志局本排列順序編排。

9. 將與稿本有關的資料作爲附錄附於書後。

前 言

《新疆圖志》為清末新疆布政使王樹枏主持編纂的一部省志^①，較為全面地記述了新疆的歷史地理、典章制度、民族風俗等情況，是研究新疆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

新疆地處歐亞大陸腹地，為東西交通孔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東扞長城，北蔽蒙古，南連衛藏，西倚蔥嶺，居神州大陸之脊，勢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則足以屏衛中國，鞏我藩籬；不得則晉隴、蒙古之地均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為之動搖”。^② 因此，中原王朝強盛時多經營西域。新疆是多種文明薈萃之地，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創新的樞紐地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新疆各族人民一方面以開放的胸懷吸收著外來文化，並不斷地融合、創新，進而創造出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豐富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寶庫；一方面她又向外部世界傳輸著中華文化，在中外和東西文化交流中起著橋梁作用”。^③ 早在先秦時期，新疆與中原就有文化交流。^④ 自西漢張騫通西域後，新疆與中原地區時通時絕，但經濟文化交流

① 王樹枏，今人論著中多作“王樹楠”，也作“王樹柁”或“王樹柘”。清末民國時期王樹枏出版的著述中多題作“王樹枏”，如《陶廬叢刻》及單行本《新疆禮俗志》《新疆訪古錄》等，其後人撰寫的傳記中也作“王樹枏”，如王會安撰《王樹枏傳略》。本文統一作“王樹枏”。

② 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新疆圖志·建置一》，東方學會本，1923。

③ 苗普生、田衛疆主編《新疆史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10頁。

④ 參見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苗普生等《新疆史綱》、韓建業《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等論著。

未曾間斷。逮至清朝，其銳意經營西北，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採取“因俗而治”的策略，實行軍府制、札薩克制、伯克制等，不斷加強對新疆的統治。同治年間，阿古柏侵入新疆，對新疆社會造成極大破壞。光緒初年，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清政府逐步改變原來的統治政策，光緒十年（1884）改設行省^①，推行郡縣制，進一步加強統治。清政府在加強統治的同時，也進行文化建設。清朝統一新疆後，即著手纂修新疆地方志，乾隆年間編纂了《西域圖志》，之後，在新疆的邊臣疆吏不斷編纂區域性方志，如松筠編纂《新疆識略》，和瑛纂修《回疆通志》《三州輯略》等。逮至清末，王樹枏出任新疆布政使，網羅人才，纂成《新疆圖志》。

王樹枏（1851～1936），字晉卿，號陶廬老人，河北新城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被譽為“北方文學巨子”。^②他自幼聰慧，博聞強識。早年就讀於保定蓮池書院，受業於黃彭年，與吳汝綸、薛福成、馬其昶等交遊。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步入仕途，先後任職於四川、寧夏、甘肅等地，辦事幹練，頗有惠政。曾入張之洞、陶模幕府，協助他們辦理奏摺等事務，“氣銳而識敏”^③，深受器重。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新疆布政使。在新疆期間，他設武備學堂，督練新軍，改革幣制，興辦實業，為新疆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他還提倡新式教育，大力培養人才，積極推動地方文化建設，創辦新疆通志局和輿圖局^④，編纂《新疆圖志》。宣統三年（1911）王樹枏因事被劾開缺，由新疆返回內地，寓居山西、北京等

① 關於新疆建省的時間，文獻記載有分歧，但光緒十年（1884）新疆正式建省已成為學術界共識。參見紀大椿《論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耿占軍《清季新疆建省時間小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期）、齊清順《清代新疆行政體制變革的重大勝利——紀念新疆建省110周年》（《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吳福環《我國邊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舉措——論新疆建省》[《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等論文和鐘興麟《新疆建省評述》（新疆大學出版社，1993）、阿地力·艾尼《清末邊疆建省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等論著。

② 姚永概：《陶廬文集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76）影印1915年《陶廬叢刻》本，文海出版社，1967。

③ 柯劭忞：《陶廬文集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76）影印1915年《陶廬叢刻》本，文海出版社，1967。

④ 參見王樹枏《陶廬老人隨年錄》（中華書局，2007）、鐘鏞《新疆志稿》（《湖濱補讀廬叢刻》本，中國印刷局，1930）、裴景福《睫闇詩鈔》（黃山書社，2009）等。

地。後又出任清史館總纂、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總裁、萃升書院主講等職，1936年卒於北京。王樹枏著述宏富，有《尚書商誼》《學記箋證》《陶廬文集》等數十種著作。在方志學領域也頗有成就，早年即參與《畿輔通志》的編纂工作，到新疆後主持纂修《新疆通志》，後又參加《奉天通志》《河北通志》《法源寺志稿》《冀州志》《新城縣志》等地方志書的纂修，有豐富的實踐經驗。^①

《新疆圖志》纂修時，清政府正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中。新疆孤懸塞外，“新政”舉步維艱，政局動蕩，變亂四起，英俄虎視眈眈，局勢十分危急。光緒三十二年（1906）王樹枏出任新疆布政使，鑒於新疆久未纂修志書，“慨然念先朝沐櫛之勞，文治武功，歷時愈遠，益湮沒墜失，無可徵信，迺招集二三博雅同志之士，分纂《新疆圖志》”^②。此時，新疆雖危機重重，但纂修省志的時機已經成熟。首先，經過長期經營，新疆聚集了一批知識分子，如封疆大吏幕府內的幕僚、各級官吏及謫戍廢員。這些人既有政治經驗，又學有專長，是纂輯地方文獻的理想人選。王樹枏把他們聘入新疆通志局，參與修志事宜。其次，清代中期以來，西北史地研究之風興起，至清末已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③赴新疆任職的官員和謫戍之人也留下了很多詩文、遊記等記載新疆歷史地理、風俗人情的文獻，這些文獻為《新疆圖志》的編纂提供了豐富史料。再次，清末新疆實行“新政”期間，設立學堂，進行社會調查，積累了大量資料。適逢清政府提倡修志，頒布《鄉土志例目》，諭令各地撰修鄉土志，新疆也積極響應，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宣統二年（1910）編寫39種鄉土志。^④鄉土志的

① 參見王樹枏撰，謝道弘編《陶廬全書書目考》（1936年鉛印本）、劉芹《王樹枏史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褚紅《王樹枏〈畿輔方言〉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戴良佐《近代方志名家王樹枏》（《新疆地方志》2001年第1期）等論著。

② 王樹枏：《新疆志稿序》，《湖濱補讀廬叢刻》本，1912。

③ 有關清代西北史地學的研究成果，參見賈建飛《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章永俊《鴉片戰爭前後中國邊疆史地學思潮研究》（黃山書社，2009）、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侯德仁《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群言出版社，2006）、方立軍《嘉道年間的西北邊疆史地學》（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3）等論著。

④ 馬大正：《新疆地方志與新疆鄉土志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89年第6期。

編寫，為《新疆圖志》的編纂提供了很多可利用文獻。

《新疆圖志》的編纂較為複雜，參與其事者有七十餘人，“是書分類較繁，則分纂諸家甚衆，而服官於此者復居多數。有初稿甫定即行奉檄他出者，有甫成半稿經後賢接續者，有一志數門分員編纂者，雖經諸總纂所酌易，亦各隨其識，略刪潤之”^①。“先後編纂者，新疆藩司新城王樹枏實基其始，候選道文水王學曾實集其成，而一時協纂、分纂，亦頗有博雅淹通之士”。^②王樹枏是倡導者和組織者，並親自纂寫分志十餘種，對《新疆圖志》貢獻最大。王樹枏離開新疆後，編纂工作由王學曾主持，進行了後期的修訂、補纂與印行工作。參加稿件撰寫的作者多為學識淵博的學者，如宋伯魯、裴景福、鐘鏞、朱清華等，高水平的編纂群體與獨特的體例，使《新疆圖志》獨樹一幟，被梁啟超譽為“前無所承，體例亦多新創，卓然斯界後起之雄”^③，為其他方志所仿效，如《奉天通志》。

《新疆圖志》共一百二十卷^④，分為《建置志》《國界志》《天章志》《蕃部志》《職官志》《實業志》《賦稅志》《食貨志》《祀典志》《學校志》《民政志》《禮俗志》《軍制志》《物候志》《交涉志》《山脈志》《土壤志》《水道志》《溝渠志》《道路志》《古蹟志》《金石志》《藝文志》《奏議志》《名宦志》《武功志》《忠節志》《人物志》《兵事志》等二十九種分志，有五種版本，即官書局本、通志局本、東方學會本、黃冊抄本和稿本。^⑤此外，還有衆多分志單行本，如《新疆建置志》《新疆國界志》等。官書局本為殘本，僅存《物候志》《山脈志》《禮俗志》《兵事志》《國界志》五種，訛誤較多。通志局本是最完整的《新疆圖志》印本，有袁大化為分志撰寫的序言，由於當時局勢危急，印刷倉促，有不少錯誤。東方學會本是1923年東方學會校訂過的一個新版本。此版本改正了初版中的一些錯誤，刪去了袁大化為分志所寫的序言，並對部分內容做了刪改，流傳較廣。黃冊抄本是《新疆圖志》修成後呈交中央政府供審查的樣本，內

① 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新疆圖志·凡例》，東方學會本，1923。

② 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新疆圖志·序》，東方學會本，1923。

③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第373頁。

④ 正編一百一十六卷，補編四卷，共計一百二十卷。

⑤ 史明文：《〈新疆圖志〉版本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容最全面，保留了袁大化為《新疆圖志》寫的全部序言與編纂時所繪輿圖和風俗圖，並有王學曾補纂的四卷《新疆圖志補編》。目前發現的稿本為殘本，僅存《祀典志》《物候志》《兵制志》等12冊，內容殘缺不全，但對研究《新疆圖志》的作者和編纂有參考價值。《新疆圖志》的有些作者將自己所撰寫的部分稿件刊印，形成了《新疆圖志》分志單行本，如宋伯魯有《新疆建置志》，鐘鏞有《新疆志稿》，王樹枏有《新疆小正》等，這些單行本有的與《新疆圖志》內容相同，有的略有差別，但它們都是《新疆圖志》版本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研究《新疆圖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於《新疆圖志》的編纂過程和版本情況，筆者在《〈新疆圖志〉版本研究》中有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①

二

稿本《新疆圖志》是新發現的一種版本，現藏於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稿本的發現，為研究《新疆圖志》的作者、編纂等問題提供了新資料。

（一）稿本《新疆圖志》版本概況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新疆通志》1函12冊，包括《分界條約》1冊，《物產志》1冊，《祀典志》1冊，《沿邊事蹟考》1冊，《實業志》1冊，《物候志》1冊，《新疆全省物候表》1冊，《國界志》1冊，《（初稿）兵制志》4冊。此12冊均以紙撚為裝訂綫，除《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實業志》外，其餘均為毛裝。

《分界條約》共38葉，封面題“分界條約”。所用稿紙為朱絲欄，四周雙邊，綫魚尾。半葉10行，行20字、21字不等。楷書抄寫，字體工整。

《物產志》共9葉，封面題“物產志”。行書抄寫，無行格，半葉11行，行31字、34字不等。首葉題“新疆通志·物產志·植物類·穀品”。

《祀典志》共22葉，封面書籤題“祀典志”“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

^① 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版本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背面有浮簽“鎮西、綏來、婁羌、葉城覆文均未到，莎車廟壇方向道里待查”。正文前2葉是序文，後20葉為表格。序文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表格所用稿紙無行格。“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框高20厘米，寬14.5厘米，朱絲欄，半葉11行，雙魚尾，象鼻處題“新疆通志”四個朱字。

《沿邊事蹟考》共36葉，無封面。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字體工整，每行19字、21字不等。內有眉批、圈點、刪改、浮簽，對體例、內容進行了增刪和改動。

《實業志》共12葉，無封面。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每行21字。存總序和農事兩部分。

《物候志》共27葉，封面題識“定本己酉四月初六日晉卿自記”。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卷首題“新疆物候志”，文中有很多眉批、刪改和浮簽，應為王樹枏在他人謄錄的基礎上做了修改。

《新疆全省物候表》共9葉，不用“新疆通志”稿紙。所用稿紙為朱絲欄，半葉9行，每行字數不等。分上下兩欄，上欄寫月份，下欄寫節氣名稱及作者按語。表後有“物候附說”。末頁有朱筆題字：“54.11.2。山西介休冀孔瑞。¥420000。《新疆志稿》共10冊，《分界條約》一冊，《長安宮詞》一冊，《鑪藏道里新考》一冊，《沿邊事蹟考》一冊。”

《國界志》共12葉，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每行19字、21字不等。封面題“國界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本冊稿件比較雜亂，有三種字體：一為楷書，字體工整，應是原稿；一為行書，字體秀美、工整，僅4頁，為增補的內容；一為行書，字體潦草，是在楷書抄寫的稿件上進行的批改。文中眉批、圈點、刪改、浮簽較多，多為統一體例、刪改字句、增加內容而作。

《兵制志》共4冊61葉。封面題“兵制志初稿”，1~4冊分別為13葉、22葉、9葉和17葉。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每行22字。《兵制志一》和《兵制志二》書名題“新疆通志”，而《兵制志三》和《兵制志四》則題“新疆圖志”。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新疆圖志》版本信息如上所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76年編輯油印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中對此稿本有著錄。

《新疆通志》，稿本，一函一二冊，殘，志 460/1910。紀事止於清宣統二年（僅據殘存數冊）。^①

這是最早著錄稿本《新疆通志》的書目。此後，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也有簡單的著錄。

[宣統] 新疆通志，（清）佚名纂。稿本。科學。^②

比較詳細的著錄，是紀大椿等在《新疆現存方志概覽》中的描述：

[宣統] 新疆通志，殘稿本。其中物候志，王樹枏撰，定本；兵制志，初稿本；祀典志，陳阜鈞撰；實業志，僅得農事、工藝、商務三篇；國界志、物候志等均殘缺。^③

從上述內容來看，紀大椿等應對稿本有所瞭解，但沒有進一步探討。後來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均沿用這一著錄。

《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著錄如下：

《宣統新疆通志》，（殘稿本），王樹枏等纂。其中《物候志》（定稿本）、《兵制志》（初稿本）王樹枏撰，《祀典志》陳阜鈞撰，《實業志》僅有農事、工藝、商務三篇，《國界志》《物候志》等均殘缺。^④

《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的著錄與此基本相同。

①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1976 年油印本，第 615 頁。
 ②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85，第 240 頁。
 ③ 紀大椿、齊清順、苗普生、胡曉鵬：《新疆現存方志概覽》，《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④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地方志》，新疆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第 307 頁。

[宣統] 新疆通志，王樹枏、陳阜鈞纂。其中物候志，王樹枏撰，定本；兵制志，初稿本；祀典志，陳阜鈞撰；實業志，僅有農事、工藝、商務三篇；國界志、物候志等均殘缺。（紀大椿）^①

古籍編目員將這 12 冊古籍合為一函，題作《新疆通志》，大概因為它們使用了“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抄寫，或者在卷首題名“新疆通志”。但實際上，在 1949 年前，並沒有刊印出版過以“新疆通志”為名的方志。據筆者研究，可以肯定它們實際上就是宣統三年（1911）刊行的《新疆圖志》的稿本。

（二）稿本《新疆通志》的內容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新疆通志》並不完整，而是僅存 12 冊的殘本。各部分具體內容如下。

《分界條約》共有《科布多幫辦大臣副都統銜法福靈阿巴圖魯奴才清額奏為塔城北段牌博建立完竣中俄互換條約》《塔界條約》《塔城東北條約》《南段條約》《阿科條約》《伊犁中俄分界條約》《劉襄勤諮文》《金將軍諮文》《南路分界約記》《南路分界約文》10 部分，其中《塔界條約》《塔城東北條約》《南段條約》《阿科條約》《伊犁中俄分界條約》《南路分界約文》為分界條約原文或節文，《南路分界約記》詳細記錄了簽訂“南路分界條約”的過程，其他三種為清額、劉錦棠、金順因界約而寫的奏摺或諮文。《分界條約》是纂修《新疆圖志》時抄錄的資料。

《物產志》僅存 9 葉，內容為“植物類·穀品”的一部分，其體例是首先列出穀物名稱，接著加以解釋，並用雙行小字注出蒙古語、回語對該穀物的稱呼，然後說明在新疆的產地，最後以按語的形式說明穀物名稱在古代的沿革情況，如：“青稞，無皮穀也。蒙古謂之布爾察克，纏回謂之阿爾帕。”《新疆圖志》無此志。從現存的內容來看，該志祇是羅列新疆物產名稱，抄錄古代典籍，如《說文解字》《廣雅疏證》《廣韻》《集韻》

^① 金恩輝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第 29-10 頁。

《詩經》等文獻對此物產的解釋，較為煩瑣。^①

《祀典志》不分卷，當為未完稿，存序言及壇廟表。序言與《新疆圖志·祀典志》序言內容基本相同。壇廟表有八個，壇廟表一、二為鎮迪道屬，壇廟表三為伊塔道屬，壇廟表四、五為阿克蘇道屬，壇廟表六、七、八為喀什噶爾道屬。在每表內，略述該地區的社稷壇、文廟、先農壇、關帝廟等壇廟的位置、建置情況。如《壇廟表二》“鎮迪道屬·哈密直隸廳”表內“關帝廟”欄目下的內容為“一在城西北郊三里，光緒十八年副將蕭元亨重修。一在城北一百七十里天山，光緒三年辦事大臣明春重修”。而《新疆圖志·祀典志》共兩卷，卷一為“文廟典禮”，詳述文廟所祀先公、先賢、先儒位置及禮節、樂章、祝文；卷二為“秩祀祝文”，抄錄告祀山川祭文及關帝廟、社稷壇、城隍廟、文昌廟等祝文。東方學會本無壇廟表，通志局本雖有壇廟表，但內容與稿本有差異。^②

《沿邊事蹟考》應為纂修《新疆圖志》時所整理的資料長編。殘存的內容為嘉慶十八年至光緒三十四年九月發生的事件。它以時間為線索，把新疆沿邊所發生的事件簡明扼要地加以敘述，類似於大事編年。如：“道光二十六年，俄人建闢撥勒城、唯爾訥城於巴爾開什湖南”；“同治十年，俄人乘亂入我伊犁，辭曰代收代守”；“光緒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伊犁將軍長庚奏俄人借巴爾魯克山明年九月十年期滿，請預先知照俄使，以便屆期收還。奉旨允准。”從眉批等改動的內容來看，應是初稿，這些內容經過篩選、改寫，成為《國界志》的一部分。

《實業志》體例雖與《新疆圖志·實業志》相同，但內容差別較大。稿本《實業志》首頁第一行題“實業志”，下有小字“農事、工藝、商務”；第二行為“總叙”，先結合歷史，綜論實業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然後簡要說明新疆實業凋敝狀況，最後指出“作實業志，紀農工商以見當今民生之情實焉”。稿本《實業志》“農事”的內容比《新疆圖志·實業志》

① 關於《新疆圖志·物產志》的具體研究，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物產志〉探析》，《新疆地方志》2014年第2期。

② 關於《新疆圖志·祀典志》的具體研究，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祀典志〉研究》，《從有序到混沌——慶祝張公瑾教授八十華誕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

“農”的內容幾乎多一倍，其敘述新疆屯田沿革、土地耕作、溝渠灌溉、農作物播種等情況較為詳細。

《物候志》與《新疆圖志·物候志》內容相同，眉批、浮簽多為作者統一體例、調整條目次序作的按語。

《新疆全省物候表》與《新疆圖志·物候志》不但體例不同，而且內容也有很大差異。《物候志》內容比《新疆全省物候表》豐富，在敘述具體事件、動植物時，二者也有差別。如對冰燕的描述，《物候志》為：“冰燕生於冰山，比家燕小，形色皆相似，群飛，巢於冰雪之中。每極寒時，卵於冰上，不待孚伏，卵裂自生。出卵後日食冰雪，月餘，毛羽豐滿。總兵徐學功同治初被難博克達山中曾見之。土人呼為冰燕。《方言》：‘涅，化也。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新疆全省物候表》的記載是：“常聞徐學功總戎談伊同治初率鄉人入博克達山深處避難，十二月見燕子群飛，比家燕略小，形色均同。異而察之，皆巢於冰厚山上。詢據土人云：每冬遺卵於冰，至冬至後極寒卵裂，小燕即生，不待伏。出卵後，日則食冰雪，夜仍卧冰上。月餘，毛豐，始飛。此語選初聞甚疑，恐徐信口妄言。上年權篆迪化，接見老於入山之人，詢之果然。”^①

《國界志》僅存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的部分內容，稿件中有眉批、圈點、刪改。這部分內容比《新疆圖志·國界志》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記述的事情少，但在敘述同一事件時基本相同。

《（初稿）兵制志》保存較為完整，內容與《新疆圖志·軍制志》基本一致，祇有個別字句略有不同，如《新疆圖志·軍制志一》“歷代”中“名曰統禦，實則羈縻而已，所謂……”，稿本作“名曰統禦，實則羈縻，晁錯所謂……”；又“鄭吉迎之，乃因並護北道”，稿本為“鄭吉迎之，乃因使吉並護北道”。這種字句差異並不多見。此外，《新疆圖志·軍制志》是三卷，名為《軍制志》；稿本是四卷，名為《兵制志》。稿本的《兵制志》卷三、四合為一卷，構成前者的卷三。軍制與兵制內涵基本一致，在這裏二者沒有差別，祇是在最後定稿時選擇了編纂者認為最合適的稱呼。

^① 關於《新疆全省物候表》與《新疆圖志·物候志》的具體研究，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物候志〉作者及版本考略》，《前沿》2011年第4期。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新疆圖志》及其各分志的定名，在編纂中有一個反復思考的過程。

從以上介紹可知，《物產志》為《新疆圖志》所無；《實業志》《國界志》各存1冊，內容不完整；《祀典志》體例和《新疆圖志》迥異，《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新疆全省物候表》是修志時抄錄的資料；僅《物候志》《（初稿）兵制志》較為完整。但綜合稿本《新疆通志》的版本狀況和文字內容，它與今本《新疆圖志》的關係是：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的稿本。

（三）《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稿本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的稿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第一，從《新疆通志》所存內容來看，它與《新疆圖志》有前後的繼承關係。《祀典志》《實業志》《物候志》《國界志》《兵制志》是《新疆圖志》的分志，其中《兵制志》內容最接近定稿，其他各志與定稿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些差別，但從總體上來講與《新疆圖志》內容相符，並不是另有一種《新疆通志》存在。我們說它是稿本，因為所存稿件均為抄寫，有圈點、眉批、按語等修改，從行文上來看，有的稿件不如定稿流暢、規範；另外，還有《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新疆全省物候表》等為纂修《新疆圖志》時所整理的資料彙編。

第二，從《新疆通志》稿本的署名來看，他們就是《新疆圖志》的作者。稿本《新疆通志》有兩處題名。一是《祀典志》封面書籤題“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陳阜鈞字鎔皆，湖南湘鄉人，曾客吐魯番同知曾炳熿幕。在王樹枏所纂《新疆訪古錄》中，提及他在庚戌（宣統二年，1910）十月曾將吐峪溝出土的《佛說菩薩藏經殘卷》贈給了王樹枏^①。而1911年刊印的《新疆圖志》“纂校銜名·分纂”中，也有“湖南廩生臣陳阜鈞”的記錄。因此，這一《新疆通志》本的《祀典志》從內容來看，也證明了後來刊行的《新疆圖志·祀典志》就是由陳阜鈞擔任分纂的。二是《物候

① 王樹枏：《新疆訪古錄》卷一《北京佛說菩薩藏經殘卷》，聚珍仿宋印書局，1919年印本。